

二十世纪中国
文化名人
散文精品

贵州人民出版社

名人游记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散文精品

名人游记

范 桥 张明高 章 真 选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孟志钢 唐昆雄
封面设计 一 惠

二十世纪文化名人散文精品
名人游记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851×1168 毫米 1/32 18.25 印张 456 千字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221-03477-8

I·617 定价:13.80 元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散文精品

编辑委员会

张品兴 卢惠龙 张明高 夏小飞

王光烈 李万寿 吴家莘 孟志钢 (执行)

唐昆雄 (执行)

——目 录

前言	(1)
周作人	
济南道中	(2)
济南道中之二	(5)
济南道中之三	(8)
李大钊	
五峰游记	(11)
郭沫若	
今津纪游	(14)
许地山	
上景山	(26)
傅东华	
杭江之秋	(30)
陈衡哲	
再游北戴河	(36)
孙伏园	

长安道上	(41)
周瘦鹃	
绿水青山两相映带的富春江	(58)
听风听雨入雁山	(64)
袁昌英	
成都·灌县·青城山纪游	(67)
叶圣陶	
记金华的两个岩洞	(77)
黄山三天	(81)
登雁塔	(86)
邹韬奋	
世界公园的瑞士	(93)
张恨水	
陶然亭	(97)
徐志摩	
我所知道的康桥	(100)
郁达夫	
钓台的春昼	(110)
西溪的晴雨	(118)
江南的冬景	(121)
超山的梅花	(125)
浙东景物纪略	(130)
方岩纪静	
烂柯纪梦	
仙霞纪险	
冰川纪秀	
茅盾	
新疆风土杂忆	(143)

海南杂忆·····	(160)
王统照	
青岛素描·····	(165)
古刹	
——姑苏游痕之一·····	(177)
芦沟晓月·····	(180)
方令孺	
去看日本的红叶·····	(184)
琅玕山游记·····	(189)
成仿吾	
太湖纪游·····	(203)
许钦文	
鉴湖风景如画·····	(212)
曹靖华	
洱海一枝春	
——云南抒情之二·····	(214)
朱自清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219)
温州的踪迹·····	(227)
一 “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	
二 绿	
三 白水寨	
四 生命的价格——七毛钱	
威尼斯·····	(234)
滂卑故城·····	(238)
徐蔚南	
快阁的紫藤花·····	(242)
郑振铎	

黄昏的观前街·····	(245)
春风满洛城	
——考古游记之二·····	(250)
丰子恺	
庐山游记·····	(256)
一、江行观感	
二、九江印象	
三、庐山面目	
老舍	
大明湖之春·····	(266)
五月的青岛·····	(269)
趵突泉·····	(272)
济南的秋天·····	(274)
俞平伯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277)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283)
月下老人祠下·····	(289)
冯沅君	
清音·····	(293)
李金发	
国难旅行	
——重庆、巫峡、三斗坪、洞庭湖、长沙·····	(298)
冰心	
平绥沿线旅行记·····	(307)
倪貽德	
佛国巡礼·····	(314)
赵景深	
西溪·····	(321)

沈从文

桃源与沅州..... (324)

泸溪·浦市·箱子岩..... (331)

王世颖

放生日的东湖..... (339)

钟敬文

西湖的雪景..... (342)

太湖游记..... (349)

刘大杰

巴东三峡..... (354)

刘思慕

镰仓海滨的黄昏..... (354)

罗念生

芙蓉城..... (362)

巴金

在普陀..... (366)

凌叔华

登富士山..... (370)

敦煌礼赞..... (379)

戴望舒

在一个边境的站上
——西班牙旅行记之三..... (388)

臧克家

镜泊湖..... (394)

李健吾

雨中登泰山..... (399)

拿波里漫游短札..... (404)

吴伯箫

难老泉.....	(409)
谢冰莹	
独秀峰	
——桂林游记之一	(415)
柯灵	
桐庐行.....	(419)
萧乾	
雁荡行.....	(423)
一 雁荡序幕	
二 永远滚流着	
三 灵峰道上	
四 银白色的狂颠	
五 一只纤细而刚硬的大手	
邓拓	
令人怀恋的漓江.....	(441)
何其芳	
川陕路上杂记.....	(445)
梓潼之夜	
白龙江边的两个插曲	
杨朔	
香山红叶.....	(450)
黄苗子	
华山谈险.....	(453)
叶君健	
瑞士“隐士”城	
——卢塞恩.....	(461)
徐迟	
直薄峨眉金顶记.....	(471)

梁斌	
琵琶湖游记·····	(478)
马识途	
我到熊猫家乡	
——卧龙自然保护区纪游·····	(482)
碧野	
天山景物记·····	(486)
刘白羽	
长江三日·····	(493)
吴祖光	
雾里峨眉·····	(502)
汪曾祺	
桃花源记·····	(513)
秦似	
碧水青峰九十里·····	(518)
方纪	
桂林山水·····	(522)
秦牧	
镜泊湖风采·····	(530)
冯牧	
澜沧江边的蝴蝶会·····	(535)
菡子	
香溪·····	(539)
高缨	
如梦的赛里木湖·····	(543)
玛拉沁夫	
峨眉道上·····	(549)
邵燕祥	

大峡谷去来

——客居小札 (554)

王蒙

别衣阿华..... (558)

贾平凹

敦煌鸣沙山记..... (566)

入川小记..... (569)

前 言

游记是文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古今中外作者众多，例多不朽的杰作。就大要而言，游记所记一为流连光景，一为社会风土人情。中国是游记文学发达最早的国家。山水诗文勃兴于六朝，晋宋之际谢灵运杰出一时；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是传世不朽的伟大名作。柳宗元、苏东坡、袁宏道至徐宏祖是唐宋至明游记文学中的佼佼者；新文学中酷爱写游记的作者，实繁有徒，可见传统之深远。以游记体写小说的，《镜花缘》、《老残游记》是中国的名篇，《格列佛游记》是外国的杰作，这都是中国人熟知的。

即使是流连光景，也未必是泛泛之作，不是寄情，即是寄慨，作者总是有所为的。壮游的豪兴，履痕处处留珠玉，如袁宏道所谓“名山如药可轻身”，这已经是巨大的审美价值，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了；就像人类的居处，由土阶三级采椽不翦，进到雕梁画栋琼楼玉宇，不可同日而语。满目疮痍，人情险恶，或是民生劳瘁，古风尚存，文人感怀，写在笔下，可以见出世道人心之变。中国现代社会几经沧桑，作者也慷慨多气；升平歌舞之后，又变出肃杀之象。听风听雨，总是时代之音。

本集选录了60余名作者90余篇游记，讴歌山川之美，描述异域情调，优美而甜的作品居多，读之可当卧游；专写世相或间写世相的，或苦或涩，涉笔成趣，读了也不会乏味。

编者

1992年6月

周作人

济南道中

伏园兄，你应该还记得“夜航船”的趣味罢？这个趣味里的确包含有些不很优雅的非趣味，但如一切过去的记忆一样，我们所记住的大抵只是一些经过时间融化变了形的东西，所以想起来还是很好的趣味。我平素由绍兴往杭州总从城里动身，（这是二十年前的话了，）有一回同几个朋友从乡间乘船，这九十里的一站路足足走了半天一夜；下午开船，傍晚才到西郭门外，于是停泊，大家上岸吃酒饭。这很有牧歌的趣味，值得田园画家的描写。第二天早晨到了西兴，埠头的饭店主人很殷勤地留客，点头说“吃了饭去”，进去坐在里面（斯文人当然不在柜台边和“短衣帮”并排着坐，）破板桌边，便端出烤虾小炒腌鸭蛋等“家常便饭”来，也有一种特别的风味。可惜我好久好久不曾吃了。

今天我坐在特别快车内从北京往济南去。不禁忽然的想起旧事来。火车里吃的是大菜，车站上的小贩又都关出在木栅栏外，不容易买到土俗品来吃。先前却不是如此，一九〇六年我们乘京汉车往北京应练兵处（那时的大臣是水竹村人）的考试的时候，还在车窗口买到许多东西乱吃，如一个铜子一只的大雅梨，十五

个铜子一只的烧鸡之类；后来在什么站买到兔肉，同学有人说这实在是猫，大家便觉得恶心不能再吃，都摔到窗外去了。在日本旅行，于新式的整齐清洁之中，（现在对于日本的事只好“清描淡写”地说一句半句，不然恐要蹈邓先生的覆辙，）却仍保存着旧日的长闲的风趣。我在东海道中买过一箱“日本第一的吉备团子”，虽然不能证明是桃太郎的遗制，口味却真不坏，可惜都被小孩们分吃，我只尝到一两颗，而且又小得可恨。还有平常的“便当”，在形式内容上也总是美术的，味道也好，虽在吃惯肥鱼大肉的大人先生们自然有点不配胃口。“文明”一点的有“冰激凌”，装在一只麦粉做的杯子里，末了也一同咽下去。——我坐在这铁甲快车内，肚子有点饿了，颇想吃一点小食，如孟代故事中王子所吃的，然而现在实属没有法子，只好往餐堂车中去吃洋饭。

我并不是不要吃大菜的。但虽然要吃，若在强迫的非吃不可的时候，也会令人不高兴起来。还有一层，在中国旅行的洋人的确太无礼仪，即使并无什么暴行，也总是放肆讨厌的。即如在我这一间房里的一个怡和洋行的老板，带了一只小狗，说是在天津花了四十块钱买来的；他一上车就高卧不起，让小狗在房内撒尿，忙得车侍三次拿布来擦地板，又不喂饱，任它东张西望，呜呜的哭叫。我不是虐待动物者，但见人家昵爱动物，搂抱猫狗坐车坐船，妨害别人，也是很嫌恶的；我觉得那样的昵爱，正与虐待同样地是有点兽性的。洋人中当然也有真文明人，不过商人大抵不行，如中国的商人一样。中国近来新起一种“打鬼”——便是打“玄学鬼”与“直脚鬼”——的倾向，我大体上也觉得赞成，只是对于他们的态度有点不能附和。我们要把一切的鬼或神全数打出去，这是不可能的事，更无论他们只是拍令牌，念退鬼咒，当然毫无功效，只足以表明中国人术士气之十足，或者更留下一点恶因。我们所能做，所要做的，是如何使玄学鬼或直脚鬼不能为害。我相信，一切的鬼都是为害的，倘若被放纵着，便是我们

自己“曲脚鬼”也何尝不如此。……人家说，谈天谈到末了，一定要讲到下作的话去，现在我却反对地谈起这样正经大道理来，也似乎不大合式，可以不再写下去了罢。

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津浦车中。

济南道中之二

过了德州，下了一阵雨，天气顿觉凉快，天色也暗下来了。室内点上电灯，我向窗外一望，却见别有一片亮光照在树上地上，觉得奇异，同车的一位宁波人告诉我，这是后面护送的兵车的电光。我探头出去，果然看见末后的一辆车头上，两边各有一盏灯（这是我推想出来的，因为我看的只是一边，）射出光来，正如北京城里汽车的两只大眼睛一样。当初我以为既然是兵车的探照灯，一定是很大的，却正出于意料之外，它的光只照着车旁两三丈远的地方，并不能直照见树林中的贼踪。据那位买办所说，这是从去年故孙美瑶团长在临城做了那“算不得什么大事”之后新增的，似乎颇发生效力，这两道神光真吓退了沿路的毛贼，因为以后确不曾出过事，而且我于昨夜也已安抵济南了。但我总觉得好笑，这两点光照在火车的尾巴头，好象是夏夜的萤火，太富于诙谐之趣。我坐在车中，看着窗外的亮光从地面移在麦子上，从麦子移到树叶上，心里起了一种离奇的感觉，觉得似危险非危险，似平安非平安，似现实又似在做戏，仿佛眼看程咬金腰间插着两把纸糊大板斧在台上踱着时一样。我们平常有一句话，